

广西边城凭祥市有一个电力“国旗巡线班”，47年来5代巡线人中先后有17名退役军人，他们以无悔的边关情怀诠释着老兵的别样风采——

带着国旗去巡线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强 通讯员 宋邦稳

寒冬，广西边城凭祥市用电量激增，巡线工人在沟壑密林间穿行的身影更加匆忙。苍茫群山中，与他们的蓝色工装同样醒目的，是印在头盔和臂章上的五星红旗。

这个被当地边民亲切称为“国旗巡线班”的光荣集体，把国旗“顶在头上”“扛在肩头”，作为对脚下这片国土最朴实的情感表达。成立47年来，“国旗巡线班”先后有17名退役军人相继加入。在薪火相传的边关岁月里，一面面国旗，寄托着这群老兵对祖国和边疆最真挚的爱。

坚 守

手握钢枪，守卫边疆
和平安宁。脱下军装，守
护边境万家灯火

1974年，凭祥市第一支电力巡线队伍成立，退役军人张进同成为首任班长。那个年代，在边境地区巡线，因为没有统一规范的着装，巡线时会遇到边防官兵查验身份。于是，张进同在工具包里装了一面国旗，作为遇检时表明身份的方法。

从那时起，国旗就成为这支队伍最鲜明的标志。时间长了，“国旗巡线班”的名字就叫开了。如今，他们有了统一的服装，安全帽、臂章上都印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而巡线时他们依旧保留着随身携带国旗的习惯。

“眼前是国门，脚下是国土，心中是祖国。”在“国旗巡线班”队员心中，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输电线路，还有神圣的国土和亲密的战友。

1983年，傅金荣从驻守凭祥的边防部队退役，回到“山水甲天下”的老家桂林市，被安置在水电局工作，生活安逸。

然而，他一直在找机会调回凭祥，“我有6名要好的战友长眠在那里，我日夜都在思念他们，想去守着他们！”

傅金荣最挂念的，是他的班长金昌平。傅金荣入伍那年，金昌平刚从前线下来，像大哥一样关心他，手把手教他各项技能。一次傅金荣不慎摔倒，右小腿被石块割破，金昌平马上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扎紧他的小腿，背起他就往卫生室跑。就是这样一位好班长，不久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边关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去守着牺牲的战友，也想为边疆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1992年，边关硝烟散去，边境建设急需人才，傅金荣耐心说服父母妻儿，成为“国旗巡线班”的一员。

如今已经退休的覃立常，1992年离开驻守凭祥的边防部队时，尽管家人已在老家柳州市给他联系好了工作，但他和傅金荣一样，选择了坚守边关。

1995年，凭祥市第一轮电网改造



时，面对边境地区遗留的雷场、雷区，覃立常主动请缨：“我是这里边防部队的退役老兵，雷场、雷区情况我熟悉，拉线工作我先上！”然而，豪情壮志并不能一丝一毫减少拉线、架线工作的危险。穿行在遍布地雷的沟壑密林间，危险无处不在。拉线时，他们只能通过麻绳抛线、绕路线等方式越过雷区，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巡线的脚步。

“国旗飘在哪里，电就通到哪里！”上级检查验收电网改造工作，“国旗巡线班”的汇报中透着一股豪气！

他们确有自豪的资本：总长420多公里的电力线路，早已串联起边城凭祥的大小村屯。2018年，凭祥市建成全国“小康用电示范县”，提前两年达到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目标。

传 承

接过国旗，接过的不只是责任和使命，更有对祖国和边疆的挚爱

虽已退休多年，农景春依旧珍藏着当年巡线时用的工具包，包里存放着他从班长张进同手中接过的那面五星红旗。历经数十载，国旗鲜艳如初。

1978年，农景春从驻守凭祥的边防部队退役。加入这支队伍的第一天，张进同就把他带到值班室，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个工具包郑重地交给他。

“脱下军装，我们依旧是军人。这面国旗代表祖国，更代表了我們肩上的责任！”张进同说。从那以后，这面国旗

就陪伴农景春踏上每一次巡线旅程。

“前线各指挥所和雷达等必须做到不间断供电。”农景春回忆，当时只有6个人的外线班，负责整个凭祥战地前线的电力保障任务。枪炮声就是命令，只要前线战斗一打响，张进同就带领整个班往前线赶。他至今还记得张进同的一句话：“我们后方多保一分电力，前方战士就少一分牺牲！”

农景春这位经历过边关炮火的老兵，对边关和界碑有特殊的感情。那年勘界立碑，农景春听说新界碑立好了，在一次巡线途中特意带着巡线班队员去往界碑处，与边防官兵不期而遇。

“我们就想看看界碑！”老兵质朴的话语打动了官兵。征得上级同意后，边防官兵带着他们一起维护界碑。亲手抚摸界碑，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农景春心底升腾起来。自此，“国旗巡线班”每次巡线到边境时，都同步开展擦拭保养界碑、描红界碑等活动。

如今，边境日益繁荣，“国旗巡线班”的巡线任务从过去的3条线增加到如今的40条线。“过去我们扛枪保卫祖国，如今我们背着工具包守护边境供电。身份虽然变了，但责任没变。”傅金荣说。

奉 献

见过古老边关的荒凉，也见证了边城的日新月异，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这片热土

从驻防凭祥的边防部队退役时，作

为家中独子，邓一强远在老家桂林的父母，十分希望他能回去工作，但邓一强还是把根扎在了边关，“边关是我摸爬滚打了5年的地方，如果你是军人，你也会理解我这种选择！”

前些年，单位考虑到邓一强的孩子年幼，为了方便他照顾家庭，特意把他调到管理岗位。可到新岗位工作还不到1年，邓一强又请求回到巡线班，“我是老兵，不去巡线，心里不踏实。”

“国旗巡线班”老巡线人彭敏杨是彭永进的父亲。当年打仗时，彭敏杨不仅是巡线工人，还是民兵，父亲每天背着枪走出家门那“高大的背影”，给彭永进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部队退役后，彭永进在父亲的影响下，毅然加入这个光荣的集体。

一条路，一辈子。多年的巡线生涯，让“国旗巡线班”一代代队员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过去“一条路，两排树，到了凭祥没吃住”的荒凉变为一座繁华边城，“那一代军人用热血和生命把幸福安宁留给了我们，我们要替烈士守好祖国的边关。”

“鲜红的国旗时刻提醒着我们肩上的责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南疆边陲灯火璀璨，这是“国旗巡线班”的队员们心中最美的风景。

图①：“国旗巡线班”队员邓一强（左）和傅金荣对杆塔螺栓进行加固。

图②：“国旗巡线班”队员在巡线途中描红界碑。

图③：“国旗巡线班”队员巡线经过边境村屯时，边民们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图④：“国旗巡线班”在边境巡线。易欢摄（制图：苏润琪）

『感谢你们为国家培养了一个英雄』

他的家人送去关心关爱——

退役军人、塔吉克族民兵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救人牺牲后，社会各界为

■姚利斌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铮

又是一年新春至。手提着大米、面粉等慰问品，新疆喀什军分区司令员王立再次来到喀什库勒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刚到村口，11岁的拉迭尔·拉齐尼和13岁的都尔汗·拉齐尼便拉着爷爷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的手，一左一右地迎了上来。只是这一次，王立再也看不到拉齐尼·巴依卡熟悉的身影了。

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培训的拉齐尼·巴依卡，为救一名落入校园人工湖的孩子英勇牺牲，年仅41岁。生前，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民兵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守护边陲16年，义务带领边防官兵巡逻，被边防官兵和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守边护边的“高原雄鹰”。

拉齐尼·巴依卡的事迹在全国各地引起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他的不幸离世表示惋惜，社会各界也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对拉齐尼·巴依卡家人的关心关爱。

1月6日，为救儿子也落入冰湖的获救孩子母亲陈晓琴刚刚出院，立刻来到拉齐尼·巴依卡家中。“以后每年我们都会带孩子去祭拜救命恩人，告诉他是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陈晓琴说，“拉齐尼的恩情我们这一辈子都还不清楚。我们会把拉齐尼的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替拉齐尼尽孝，帮着养育他的两个孩子。”

1月9日，一名远在建的爱心人士，通过新疆喀什军分区给巴依卡·凯力迪别克转来1万元慰问金。2015年11月，这名爱心人士在喀什库勒干塔吉克自治县采风时，了解到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接力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得知拉齐尼·巴依卡自家的白牦牛死在了巡逻途中，这名爱心人士当即捐款1万元，想帮拉齐尼·巴依卡再买一头牦牛。离开新疆后，他一直通过媒体报道默默关注着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人，他说：“看到拉齐尼救人牺牲的消息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感觉就像失去了一位亲兄弟那样心痛。”

“感谢你们为国家培养了一个英雄。拉齐尼走了，今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1月16日，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代表带着慰问金来到拉齐尼·巴依卡家中，看望他的家人。

“高原雄鹰”远去，光辉事迹流传。连日来，喀什库勒干塔吉克自治县组织

报告团宣讲拉齐尼·巴依卡的英雄事迹。“在拉齐尼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写满了对党、对祖国、对家乡和对人民的热爱，他用深沉炽热的情怀擦亮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底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拉齐尼·巴依卡先进事迹报告团的6位成员，用朴实的话语、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讲述了拉齐尼的感人事迹，现场听众无不为之感动流泪。



春节前夕，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工作人员为老干部录制新春拜年视频，制作成短片发给他们的亲朋好友，让老干部在家中就能与亲人和老战友共贺新春。朱江摄

“军营里最美的那朵花”

——新中国第一代女义务兵的故事

■朱存焕



1961年8月1日，河南郑州火车站熙熙攘攘。一节绿皮车厢里坐着50个女兵，我就是其中之一。火车准时开动，车厢里不知谁先唱了起来：“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在歌声中，我们满怀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郑州，至于要去哪里，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穿过茫茫戈壁，列车到达甘肃清水后改道，开向一条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铁路线——从清水驶向东风。离开郑州三天三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东风场区。我和另外19名女兵被分在43号气象站培训处气象科，成为了气象兵。

不久后，单位宣布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义务兵。从一个城市里的学生娃到一名解放军女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必须跨越的“五道关”。

最难熬的是“想家关”。我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出远门。刚到场区时，出于保密需要，我们不允许给家里写信。之后的3个月里，我们认真学习了保密规定，每个人才被允许有3个通信地址。

3个月和家人完全失去联系，白天还好，大家都在一起训练，感觉不到孤独，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常能听到某个被窝里传出来的哭声，而且只要有一个入哭，全班都会被“传染”，谁也睡不着了。

场区领导十分关心我们，周末、节假日都和我们一起，还经常组织我们开展一些文娱活动。气象专家彭风召是我们的教员，我们都叫她“彭妈妈”，她表演的口哨吹奏我至今难忘。

随着部队深入开展教育，我们逐渐明白“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明白了祖国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保家卫国的担当，而且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让我们对“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1962年，一场边境作战打响，场区号召官兵积极报名参战。我们20个女兵都报了名，有的还写了血书。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姐妹们互相鼓励，互诉衷肠，表示不管批准谁参战，都要争当英雄，戴上军功章。

由于场区试验任务很重，最终没有人去前线，但我们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关”。“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从此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

戈壁滩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部队要在这里驻扎，首先需要解决吃水问题。所以场区决定把祁连山的雪水引

下来，修建水库。我们女兵不甘落后，和男兵一起劳动。抬沙子，两人用一根扁担抬一筐沙子，走路一摇三晃，就像在扭秧歌。老兵笑我们，还给我们编了顺口溜：“肩抬筐，三晃荡，脚打泡，手磨茧。”在工地上，每个人都以脚上打泡多，为耻。晚上班长帮我们挑水泡，第二天再继续劳动。

由于劳动强度大，很多女兵的腿都肿了，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可没有人叫苦叫累。在工地劳动了几个月，女兵们的“红苹果”脸蛋都裂开了口，成了“哈密瓜”脸，但跨过了“吃苦关”的我们，成了水库工地上的“娘子军”，在场区也很有名。

为了解决粮食蔬菜的匮乏，场区开展了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四五月份的戈壁滩中午很热，帐篷里像蒸笼一样，根本进不去人。辛勤劳作了一上午的我们，午饭后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把衣服盖在头上，相互倚靠着在阴凉地休息一会儿，还得“提防”着戈壁滩上又大又黑的蚊子，以防被咬后脸肿得像包子。

开荒的艰辛难以想象，但有了修水库的历练，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都一个

个“低头”了。除了修建水库、开荒种地，我们20个女兵还打了6口井，帮着场区解决了吃水难题。

来到部队，女兵个个不甘落后，表现都很积极。但是评比就会有高低，如果评不上“五好战士”，很多女兵会觉得沮丧，有人哭，有人吃不下饭，有人睡不着觉。

为了帮助我们正确面对“荣誉关”，场区领导请来一些老兵给我们讲述场区初创时期的艰辛往事。抗美援朝胜利后，他们从朝鲜一回国就随部队秘密地来到戈壁滩，和家人失去联系。后来他们大多悄无声息地返回家乡，甚至不能告知家人自己去了哪里。单位还组织我们参观了烈士陵园，缅怀那些为了国防建设默默奉献、不计得失的“东风人”，让我们深受感动。自此，扎根戈壁、不为名利、矢志奉献就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这些女兵在场区负责发射场的气象保障工作，每一个参试人员的技术都得过硬。我担负的是弹道风计算工作，要求在发射前30分钟把放气球得到的计算结果报给发射阵地。

为了跨过“技术关”，放气球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每天清晨5点钟就开始工作，充气球、扎气球、放气球都是一人完成。要把气球套在一个铜质底座上，往里面充氢气，充好气后用绳子扎起来。冬天做这个动作时，我用嘴咬住绳子一头时，舌头往往不小心碰到铜底座上，掉一块皮是常有的事。

观察气球，在室外一待就是2个小时，人都冻僵了，需要别人搀扶才能从观察台上走下来，把身体按摩搓热后才能进屋，不然血管一冷一热，人会疼得受不了。

经过5年部队生活的历练，我们这些“学生娃”都成了军中“花木兰”，三分之一的人提干，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其他人复员回到地方。我一直在东风测试站工作，直到198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当年，我曾在东风场区写过一首小诗，纪念这段青春岁月，诗中这样写道：“看着你头戴帽徽英姿飒爽，看着你目光炯炯无比坚强。洗去了昨天的娇嫩柔美，你成了军营里最美的那朵花。”

左上图：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女义务兵在工地劳动。资料图片